

日取小

第十九號

癸亥年九月三日

本號四張售洋二分

本報各載稿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本報價目

本報零售每份二分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本報廣告刊例

全年大洋三圓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

枕綠賣字不訂潤格

風涼爽。正可隨意塗鴉。有錢可得。則僕亦何樂而不爲。顧文人之墨。珍之無價之寶。鄙之猶如敝屣。直非可規定價格者。凡欲役吾之腕者。請先函通知。鑒其意誠。臨時議價可耳。

通信賜顧者注意

承蒙函付書報價款。零數可以郵票代現。滿洋請付通用鈔票或匯票。函而逕書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決不致誤。▼良晨好友社白

本報再承銷章程

(一)凡願承銷本報者。請先付二元至五元之保證金於本社。以昭信用。此項保證金。滿年亦給一分息。不銷時發還。(二)承銷本報。每份起碼實銷二十份。(三)本報批價。每份大洋七釐。(四)承銷本報。如有增減。請距該號出版期。請於出版前通知本社。以便照辦。(五)如有銷剩之報。可於該號出版後。星期內退來。每號至多退十份。遲退不收。(七)每逢陽曆月底。爲結賬之期。承銷者應將所銷應繳報費。於期內如數繳到。倘於出月四日內尚未繳到。本社當暫停其承銷。從事清算。(八)由函付款者。滿洋請付匯票或通用鈔票。零數可以郵票十足代現。(九)雙方郵匯寄費。各歸自理。(十)本章程即日施行。本外埠一律照此辦理。

承銷本報之變通辦法

有以最小報承銷章程所訂爲煩者。特立此變通辦法。有承銷者。可聲明批購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止。每號需報多少份。(至少廿份)即合每份七釐之批價。將該總數繳來本社。當即遵照辦理。▼良晨好友社白

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件。排式美觀。印刷清朗。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爲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短篇小說

本報自第六十五號起。逐期譯載美國短篇小說名家歐亨利（O. Henry）之遺作。此項遺作。最新發現。約有百餘篇。現方陸續發表於西報。而本報陸續迅譯付刊。幸讀者特別注意之。

編者識。

大風的談話

（美國歐亨利著） 景吉森譯

右銅色面貌與頭髮很疏朗的游歷家。剛正環游世界回來。坐在旅館裏鄰近火爐處。說他的經歷。幾個商販和鎮人聽得很有趣。

他說在南美洲遇見極厲害的風陣。吹得阿根廷平原的茂草。平貼得彷彿粘住。斷成一條條的。可以當很好的簾子賣。在這雨季的淋淫潮沙以前。野牛雖然被風吹得不由自主的驅送開去。日子再多些。再也不迷失方向。無論日夜。

「這些牛如何保護自身呢？」麵粉商人托璧卡發問。

游歷家回答他道：「那是自然用他們的乳袋了。」

開綏斯地方一個人說道：「我未見過可嘲笑的事物。說到大風。我們省裏也有幾種。旋風人人知道的。有時很有趣。你們說的都是言過其實罷。旋風力量能把物件擡到高處。罷泊朗可以算是一個遠地

搖動財主了。他想賣掉他廉價的草地去換些零碎田地。一天與客人坐着輕便四輪車。指點草地與客人看道：「這是開綏斯最好的地。現在價值已很貴。將來只怕還有增添。我賣一百六十畝給你。四十元……」他畝字尚未出口。幕地旋風吹過來。把罷泊捲到半空。由一點黑影而至不見。但那客人愛這塊地。問罷泊後嗣買下。不久鐵路就穿過此地。城池也與旺起來。那客人暗暗得意。他立在步道上。想起罷泊不幸的死亡時。無意向天一看。空中似乎有物落下。一個人接着及地。滾滾滾去的把步道碎了有四尺大小裂痕。跳躍有十尺高。跌在地上而大喊道：「前脚

最小第九十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前脚。」這人就是罷泊啊。鬚髯長而色灰。他已知道這地的交易。第一句話說完時。旋風把他吹起。他的語言也變成和緩。罷泊豈非動搖者。以後有時他……」

這游歷家道：「不相干。讓我們去謀生計。碰到隨便這樣一次的事。在第二次環游以前。平時我已要請求了。」

奇辱

俞千芳

（一）
香村有一個少年。年紀約摸有二十餘歲。家裏除他自己外。一個旁人也沒有。他終日只是愁眉不展。地伏處在家裏。也不與人交際。見了人。總是羞得兩頰緋紅。因此人

家也鮮有知道他的家世的。據知道他最多的鄰居說。他搬到這裏。已有三年了。他的名字叫趙耕書。除此之外。一無所知。

有一天。他的左鄰姚崇光家。捉着一個毛賊。那姚崇光本是個慳吝的人。此番被他竊去三襲棉袍子。怎肯罷休。好容易用盡氣力。把他捉住。那肯便輕輕放過。當下不用分說。便用起私刑來咧。一時竟鬧動全村好事的人。紛紛都來瞧熱鬧。頓將這平日冷靜慣的地方。擠得水洩不通。惟有耕書。却又不然。他不特不出來瞧。反把大門以及樓上窗戶等。閉得密密緊。要是有

人去推一下。休想動得分毫。在這死實愈生。因此伊記念雪青的心。

（二）
殺人不眨眼的巨盜趙雪青臨刑時。他的兒子耕書才三歲咧。那孩子却生得玉雪可愛。又文雅。又溫柔。一些沒有他父親的遺性。母親也是良家之女。雪青在時。伊曾百方勸伊丈夫歸正。只是他那肯聽從。現在到底惡貫滿盈。被捉槍斃。伊雖然與他有夫婦之情。見他這樣慘死。不無傷感。然而這等丈夫。死實愈生。因此伊記念雪青的心。

良晨箋

良晨箋是一種最
新美術信箋。
張枕綠題字。嚴
個凡補畫。格式
極別緻。
印有紅色綠色藍
色三種。任憑選
擇。
購備自用。顯得
自己的考究。贈
送親友。費少而
惠厚。
多購照批價。信
箋長年可用。樂
得特別便宜。

▼每百張實價大洋二角。

▼每壹千五百張。批價大洋二三元。

▼寄費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發行

不久便漸漸淡薄下來。伊一心一意護養這孩子。希望他將來爲他父親雪此大恥。

那孩子自小伶俐。他見人家都有父親。只自己沒有。他常常攪問他母親說：『母親。兒子的父親。究在那兒。怎麼我從沒見過面啊。』伊見他這樣問。只有流淚分兒。那裏還回答得出什麼。

耕書在七歲時。小腦筋中已漸漸知道他父親的歷史了。同時他的鄰居小朋友們的譏罵。也起來了。他們都和耕書差不多年紀。怎樣會曉得雪青的事呢。那也許在他們大人互相告述時聽得的罷。可憐的耕書。對於他們的譏罵。都一一認爲奇辱。他見他們提起他父

親時。他恨不得有翅縫可鑽。

次年。他的母親又送他進鄰近私塾念書。私塾裏的小獼猴。有什麼好貨。他們見有強盜的兒子和他們同學。那有不當他們胡鬧的好資料啊。尤其是一個叫做振鶴的。來得起勁。他終日強盜長。強盜短。種種不堪的名詞。加在耕書身上。他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怎能忍受得下這種酷厲的羞辱呢。他天天回家。總是伏在母親懷裏儘哭。母親不忍極了。只得與他退學。

他被他們戲侮得怕了。退學後。只是一天到晚伏在房間裏。不肯出來見人。有時有幾個要好的小朋友來望他。他也死不肯見他們。他曾經在他母親面前罰誓說：『人是最會欺我的東西。我永不願見人。』

他十八歲了。他不與人交接的宗旨。還是始終不變。他的虛心益發厲害了。他雖一個人住着。也似乎覺得有十目正視着他。有十手正指着。他神秘的上帝。彷彿沒一刻不在那裏對他冷嘲熱罵。他真痛極了。

這一年。他的母親得病死了。他就決定遷居。以避悠悠之口。於是他便在香村住下。又深恐有人認識依舊深居簡出。幸虧此地並沒知道他的人。他也覺得離故鄉已遠。料想不致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因此略略安慰些。但那大姚家刑打毛賊。不免又使他聯想到他父親。

■最小第九十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就放聲痛哭。

(三)

第三天早上。有一個自稱振鶴的來訪耕書。他先打聽確了他的住址。然後來敲門。只是敲了好一回。也沒人答應。鄰居見素無人上門的耕書家。居然有人枉顧。都現出驚奇的意思。振鶴敲得不耐煩了。問他們道：『請問耕書兄。可是住在這裏嗎。』中有一人答道：『不錯。但先生可知道他怪僻性情的嗎。』

『他答說：『這是我素知的』那人道：『那麼你還是改日來罷。只恐今日雖把門撞破。他未必出來呢。』說完冷笑着。他道：『那麼就煩閣下代說一聲。我姓趙叫振鶴。是他幼年同學。特來訪他話舊的。』

歇幾天再來聽他罷。』說着去了。下午那人便把振鶴的話。傳給耕書。耕書聽了。兀自一嚇。

(四)

振鶴第二次來訪耕書時。耕書自盡的消息。宣傳香村已有三天了。

歌喉

黃轉陶

(七)

這種妙曼的歌聲。激盪在空氣裏。恐怕甚麼人聽見了。都要發生一種美玄的思想啊。

娉婷的餘音。兀自迴旋在我的耳管裏不散。我一向沉寂的心弦。被他彈動了。那歌聲越發響了。我的心弦愈被他震動了。噢。照這響亮的歌聲。近在咫尺啊。但是我何以

向未領略過呢。照這妙曼的歌聲。那唱歌的人兒。一定是個妙人兒啊。但是近邊鄰家。我何以從未見過有美麗的女郎呢。在理能夠唱這種清朗妙曼的歌。他的歌喉必定是珠潤玉圓的啊。

第二天上。妙曼的歌聲。又激盪在空氣裏了。并且還和着琴聲。我遂決定了那唱歌的必是個美人。因此我就存了一個訪聽的心思。我每天出外時候。總經過許多鄰家。有一家姓朱。是新近搬來。我從他家門前經過。有一次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立在門口閒眺。打扮着一身學生裝。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個女學生。我就決定唱歌的必定是伊了。照伊這樣綺年

張枕綠最近
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何海鳴先生論爲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即其外表。亦有可言。(一)書作橫式。若張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長君著作時。搜思。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張君墨蹟。(一)全書用瑞典紙。以四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結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仍售時價大洋五角

加贈將來約舞臺上一册

寄費免加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發行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應酬。歸後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麗。酒有怎樣的豐盛。伊呆呆聽着。不作一聲。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伊還側耳聽着。只管出神。
從此斜陽將沒的時候。寂寞河旁。又添了一種點綴。品。就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柏夫人每從臨河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倆。常見他倆手牽柳枝口吻微動。一舉手一投足。存在都含情意。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不清楚。柏夫人也不忍細聽。勉強掉轉頭來。恰巧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露茜也莫名其妙。
(二)實書
一個月。中這寂寥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郵差每天算有兩班。却走得很快。有要寄信

愛個絲光

集說小會社的綠枕張是

內容
夥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
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鵲作序。鈍根題簽。丁悚繪
X光照魅圖封面。
價目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萬奇全書

此書內容又奇又趣。搜集西人實情。編成一冊。實事實人。讀了。便不拍案。奇怪。好奇。也要快讀此書。
實價每册大洋二角
上海良晨好友社發行

綠窗潑墨

久已馳名的枕綠雜作集
內容小說筆記詩文俱有

全書一百頁實價大洋二角
上海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良晨雜誌

撰述者 張枕綠張告我何海鳴
徐卓呆周瘦鵬胡寄塵范烟橋諸君。
內容 短篇小說約三十篇。
雜作二十餘篇
價目 每部五册。實價大洋二角。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玉貌。理應天賦這副歌喉啊。

(中)

一陣相暴而洪亮的唱京調聲。時時把沈寂的空氣激盪。有時候竟把我的清夢擾醒。我怎的不恨呢。他的歌聲非但可以把空氣震動。便是我的心弦。聽見了這種妙歌。也勃勃地跳躍了。有時唱歌的唱得越發起勁了。歌聲越發洪大了。我腦筋也隨之昏亂了。這種歌聲的魔力。比那妙曼的歌聲。足勝十倍啊。

在這當兒。能不叫人奇怪呢。那時我料到唱歌的決不是女郎。或者是另一個粗蠢男子了。但是那女郎的歌聲呢。却永遠香寂了。一天的傍晚。我又從姓朱的鄰家

經過。只見門前立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粗蠢異常。原來是個北邊人。我引頸朝裏一望。朱第的條子。已換了徐第了。我因此知道唱歌的便是個蠢男子了。他這樣一個莽者。無怪他的歌喉。是這樣相濁啊。

(下)

日裏靜靜的。夜裏便興旺了。有時候半夜裏唱起歌來。把人家從黑甜鄉裏驚起來。但是靜心聽聽。却不堪卒聽了。我的心弦。因遂又起波瀾。覺得淒淒慘慘地悲傷。唉。伊唱這樣的悲歌。又何苦呢。歌聲裏還夾着嗚咽的胡琴聲。我每當深夜的時候。總不睡覺。專候這種歌聲。天高月白。慘白的景象

。助着愈是使這種歌聲淒涼。我真不解。何以伊唱這樣悲歌呢。

(下期登完)

六十二歲的老阿

(續)

孫俊

一天。主人的少女在園裏看守一羣小雞。老阿酒後也帶着兩朵玫瑰花在園上。跑進園來。少女望着老阿。心裏一想。「我的兩朵玫瑰花呢。」這裏想着。便立刻現出兩朵在兩鬢上。老阿是愛看少女兩鬢上玫瑰花慣的。手中拿着釘鉤。擡起泥來。便更有勁。少女靜悄悄地坐在一塊石頭上。望着他。一釘鉤打開了一大塊泥團的時候。許多小泥星迸放開來。有一丈多

最小第九十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遠射。在小雞身上。小雞便沒命的奔到少女面前。唧唧的報告老阿妨害伊們找食的自由。少女也不理會。望着老阿頭上汗珠。一顆一顆滴下來。直至於消失了他鬢上的兩朵玫瑰花。伊才站起來。驅着一羣小雞。另往竹園裏去找食。

老阿心中着實感激少女的惠施。除去了他的朋友酒先生。再沒有這樣誠懇的感激。老阿有十多天不見少女的踪影。心中好生納悶。好像這少女兩鬢上的兩朵玫瑰花。是他靈魂的安慰者似的。他只聽得家人們說。「伊是病了！」一日大清早。又聽得主人翁主婦在房裏大哭起來。一會兒。家人傳主人的命在田裏工作起來。一會兒。四

個人抬着一口棺材來了。這棺材裏面的人。便永遠駐在這大窟窿裏面了！

老阿隨着四個人回來。正見主人翁揩着眼淚。勸主婦不要哭呢。老阿在這已過的十幾天中。已絕沒有看見過少女。以後便又聽得人說。「伊是死了！」老阿心裏只不相信。怎樣活鮮兩朵玫瑰花在鬢上的少女。會死了呢？可是以後他絕沒有看見過少女了。直到現在。

老阿在開了大窟窿以後。四面看見主人翁和主婦的狀況。以及各處的觀察。也就猜着大窟窿裏的棺材裏面。便是鬢上兩朵活鮮鮮玫瑰花的少女。他想了又想。這種

猜測是不會錯的。便將他平日所節省下來的錢。買了一枝小玫瑰花栽在坟上。每回到了春天開花的時候。老阿便把主人家養的小雞。放在玫瑰花前面。自己工作起來。便更有勁。果然那玫瑰花經風吹着。把頭點了幾點。那小雞便奔到花蔭下面。唧唧的亂叫。不會走失一個。年年都是如此。直到現在。

老阿現在是六十二歲。他始終是孤另另一個人。只有把九歲上交接的一個朋友。在肚裏和他談心。

(終)

短篇小說概說暫停一期。准於下期照常登刊。

新趣味

●內容小說摘目

狗與婢	張枕綠	每部三
不如死	張瘦鵲	冊。實
舊情書	張綠鵲	價大洋
這朋友娶過妻了	朱鷺綠	一角。
飛烟的好消息	張月綠	另加寄
不幸的黨	任天白	費一分
換腦的講究	張包士	。郵票
心罪	韻枕女	通用。
一個私逃的店徒	若張綠	
一封血和淚的信	渠綠	

行發社友好晨良

上海科發藥房啓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麥氏哥注射藥水
每瓶一元



科發白濁丸
每瓶一元



花柳神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安
每支五角

奉即索函單仿細詳有印

冠生園披露

本園每年所用原料。價值在二三十萬元以上。今年營業更盛。原料需要更多。祇求貨色上等。不問價值之貴賤。希望種植家和畜牧家積極改良。牧。我們也受惠不淺呢。

本園貨物固是十分道地。裝璜也極美觀。已經通國皆知。所以經售的人不必費多少口舌和筆墨。廣告。能得穩賺錢。不過經售的人如有鑒別眼光。來批發真正老牌冠生園食品。你們的信用益發增加了。

國人往往不甚注意國貨。單就食品一項而論。總喜用外貨。這是一個缺憾。我們希望工商界努力改良。就希望熱心家切實提倡。至於本園出品。憑一憑良心。這是要請大家嘗試嘗試。憑一憑良心。

本園出品各種菓子露。如檸檬、香蕉、桑子、杏仁、蘋果、等類。又果子類。如陳皮梅、南華李、肉、陳皮梅、等類。又牛肉類。如結汁牛肉、果汁牛肉、牛肉屑等。又菓漿類。如杏子漿、李子漿、蘋果漿。聽憑選購。竭誠歡迎。

上海九畝地冠生園啓
漢口後城馬路

本社鵲聲週報

第八期已到

該報內容各體俱備。每期二張售三分。定閱半年念五期。大洋五角五分。全年五十期。大洋一元。寄費在內。愛閱者請向本社購定可也。

良晨好友社白

小地位

本報劃出此小地位。專備登載通信。徵求。發售書報。種種簡短文字。每五十字收費大洋一角。字數加多。或連登數號。均照加。不滿五十字亦作五十字計算。

良晨好友社白



閒文欄為助讀者興趣而設。容載俏皮論文、遊記、事記、專談、專評、詩詞、笑話、種種小品文字。並綴種種插畫。讀者可隨意投稿。閒文欄內附有（談言微中）一個小欄。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投函質問。由編者為之解答。

天真爛漫的後補總統

張枕綠

一個小孩子說道：『我要做大總統了。』有人問他道：『你知道大總統該做些什麼事？』孩子瞠目答道：『不知道。』現在的曹錕。便和這個孩子一樣。不過我倒原諒他。他不用許多花言巧語。假充內行。說自

己做了總統。將要施行那一種政策。與廢那幾件事情。總算他尚具天真咧。

婚後三月誌

銘

自與琦妹結婚。三月於茲矣。初琦妹已他字。而余亦締盟於某氏。既與琦妹識。相憐同病。初無婚嫁意

也。厥後緣環境之相類。乃共約奮鬪。而雙方專制之婚約。於以解除。余與琦妹既交善。而各個短處弱點。亦復能相知相諒。數閱月而作形式上之訂定。不期年而婚禮迺成。日月跳丸。今婚後且九十日矣。此三月中。厲色惡聲者如千次。閱牆相爭者又三數次。所喜者。不半日而仍言歸於好。前愆盡捐也。琦妹有不如余意處。輒指摘之不少隱。彼隱忍不宜。自謂美滿者。猶戴假面具耳。琦妹少容忍。無巧言假色。意志稍流薄弱。勿能百折不繞。思索勞力事。不願常為。而動作亦難免不守秩序。毋乃與我稍迕。坐是常致不睦。顧琦妹決不背我。終身願倡隨。此乃伊最堅強

最小第九十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九十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之意志耳。夫個性誠難吻合。然不難共相勸勉。殊途同歸。以漸趨於真理之一點。而只求目標之不誤耳。惟余之劣跡。或較琦妹為尤夥。而已過每不自知。故從略。他日琦妹或另撰一文以規余。此作琦妹或不許公開。幸伊現相隔五百里外。不愁伊把函不令寄也。（五四紀念日與琦妹短別時草）

我想嘉興

潘祖賢

嘉興雖是我的原籍地。可是故鄉祇去了三次。每回去的時候。總在春天。是去掃我祖先的墳墓。墓前的樹木。松明柏咧。都青葱可愛。我總戀戀不捨。到了上海來。我還想着嘉興。

我想嘉興。記得第一次去。同我父親和表兄。去游烟雨樓。我乘不慣船。不知在鴛鴦湖上。嘔吐了幾次。表兄又把烟雨樓的正面。和南湖的風景。都攝了一個影。現在這照片還在着。我見了總念着烟雨樓。不知可曾翻造沒有。

我想嘉興。除了到嘉興去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嘉興。瘦鵲君想蘇州。心園君想安亭。而余今想嘉興。可謂大效其顰矣。祖賢識。

缺一個

黃襄國

教員某對小學生說：『我國人數共四萬萬個。』小學生說：『不對。缺一個。』教員詫問說：『什麼。缺一個？』小學生說：『昨天我的外祖父死了。不是總數中缺一個麼。』